

金山憶舊

(七)

張香譜

圖書儀器意外收獲

我三渡太平洋，赴美加募捐，歷時數載，車行十五萬里，壯哉，此行也，車笠之盟，僑領之助，友情之殷，厚惠於我者多。除前述衰衰諸公，高義隆情使我沒齒難忘外，尚有各方賢達，拔刀相助，殷殷盛誼，並錄如次，以誌不忘：美南方

面得周鏡滿、趙英榮兩先生的鼎助，工作得以展開；芝加哥得朱尊吾、謝聖泮、梅友煦、張禮隆、梅友照諸先生的協助，成績甚佳。企裏扶崙埠得方富杏先生協助，得以順利進行。裴匿埠得黃星禮、黃一峯、關榮業、鄧楷隆等先生的協助，推動甚易。我此次為校募捐，力求公開而昭信，在美加各埠所捐的款，交由當地僑領，匯交三藩市募捐總處，然後由募捐總處彙集各埠捐款，匯回廣州國民大學，我的旅費則由民大匯來供應，絕不在捐款中取用半文，以示絲毫不苟。統計此次美加兩地的捐款，約共十四萬元，及我募捐竣事，返回廣州時，惠福路的舊式校舍，已變為層樓高聳的學府，圖書儀器，大量購置，而荔枝灣

的校舍，又新建兩列課室，擴建水利室，買了附近三個大蓮塘，又與南美置業公司買了學校左邊的大空地，以拓廣體育場，又在蓮塘上蓋了兩座臨時宿舍。此項復員後的建設，全賴吳校長在公及盧總務長熙仲兄通力合作，始有此種美滿的成果。我則因人成事，得附驥尾，何幸如之！

我在美京華盛頓時，得一意外收獲。因我的蘭弟陳宗堯，在美京經營一餐室，我每日往他的餐室吃午餐，偶遇一位外省人，彼此暢談幾次，便成知己。後來他向我提議，由我繕就公函，以廣東國民大學名義，分寄美國各大學圖書館，請求贈送重要的圖書。憑空請贈，這種事不敢賦予很高的期望，不意發函後，在半年之內。竟收到各地大學所贈的圖書，約有五萬冊，共七十餘箱，寄到國民大學圖書館。於是我偕陳宗堯蘭弟親向提議人表示萬分謝意！那外省友人復提議：美國在上海收集日軍投降後一大批戰利品，內有很多機械及儀器，存於上海，由美京某機構派員負責處理，以分贈中國各地曾遭日軍蹂躪的專上學校。那外省朋友並介紹我分別拜訪那些負責人，

彼此談得很投契，他們都答應給我協助。約過半載，國民大學忽接得教育部訓令，公文說明美國有一批機械及儀器贈予本校，飭領到後妥為運用。不久，那批機械儀器已由上海運到，吳校長在公來函詢問，此批機械儀器從何而得？我覆信述明原委，本校同人皆大歡喜。但收到這批機械儀器之後，有些不明用途，吳校長在公乃發電報給三兒建勳，請其回國任工學院院長，建勳當時在沙加緬度（二埠）中央水利局任工程師，不欲辭職回國，經黃森光教授的敦促，內子的要求，建勳以慈命難違，乃辭職回國，出任國民大學工學院院長。建勳接事後，檢驗美國贈給的，多屬機械工程及電源工程的機械儀器，原屬難得的物資，因此，本校呈請教育部核准在工學院內，增設機械工程系及電學工程系，旋奉准辦理。連原有的土木工程系及水利工程兩系，工學院便擁有四系，成為華南較具規模的工學院。建勳年富力強，頗有魄力，任事半年，已頗得吳校長在公的推崇。他辦工學院，對學生的管教，實行嚴格的政策，使校風更有規範。當我獨與吳校長相對時，每

爲之讚口不絕。我總以爲這是在公愛屋及鳥的厚意，獎掖後進的美德，但聽了多次，我問在公何所見而云然？在公則說：（一）自張院長接事後，工科辦得有聲有色，每逢考試，他必親自巡堂，工科學生從無一人敢挾帶傍窺。（二）張院長每逢實習，必親自參加，與學生工友打成一片，自動抬機器，拆卸機器，鋸木、燒火、溶鐵等工作，也親力自爲，毫無半點院長的架子。他雖然嚴格督促，而學生則熱誠擁戴，認爲良師益友。長者過愛，語多獎飾，固深感激，後進者應益加奮勉，以副期望。

籌款遷校四涉重洋

抗戰勝利，復校廣州，我奉派赴美募捐，於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十二月中旬啓程，至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中旬，在美乘克李扶蘭輪歸國，九月初返抵廣州，出國旅程，費時一年又十個月。而我在上文則述歷時數年者，蓋我返國，稍息征鞭，僅閱八月，又要四度越重洋，於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年）五月下旬，趕往加拿大，爲遷校而籌款，馬不停蹄，再赴美洲奔波，作連續性的計算，真是歷時數年了。

當我乘克李扶蘭號歸國時，蘭弟陳宗堯托我帶他的幼女婉華回粵，送她入嶺南大學肄業，希望能吸收中國的傳統文化，與美國的教育相配合，以便返回美國，可繼續深造；但她對廣東的天氣殊不習慣，不肯入學，旋赴香港，住了些時，即返回紐約。這時，赤焰漸熾，東北逆轉，開封也一度失守；繼而濟南、錦州相繼發生劇戰，不

久，徐蚌會戰，國軍失利，首都震動，國民政府南遷廣州。在此時期，風雨飄搖，人心浮動，廣東國民大學不能不未雨綢繆，先將大部分工學院的儀器及圖書館的重要叢書，裝成百數十箱，分批運往香港，準備於必要時，遷校香爐峯下。

民國三十八年的五月上旬，吳校長在公從香港掛來長途電話，邀我即日返港，有重要校務急待解決，要和我磋商。翌晨，我乘火車赴港，遇晤吳校長，始悉他在元朗丹桂村覓得一塊地皮，面積約六萬尺，中有一座水泥樓，樓高三層，佔地約一華畝，取價六萬元，可以出讓與我們爲校舍之用，但倉卒間籌款不易，頗爲焦急。適民大校董張培漢先生從海外榮歸，我即和他商量。他答允借給本校六萬元，以爲購置校址之用；但提出要求，須我和吳校長聯名簽寫借單，作爲私人借款，純爲信用性質，不願以本校名義簽訂借約。我與吳校長只求學校能解決問題，個人亦不妨雙肩担重責，款項既已籌得，第二星期即進行交雜役工友遷入居住，並開始測量，設計建築，擬將原有洋樓作爲學生宿舍，另蓋杉皮房舍二十間，以充辦公處及課室之用。預算全部工程費需港幣二十萬元，但鉅款籌措，殊不容易，左右思維仍無善法。吳校長在公憶及我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，赴美加兩國的護照，有效期爲實足三年，計算起來，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可以再利用該護照，赴加拿大募捐，籌建香港分校的款項。乃由黃仲安君偕我拜訪加拿大駐港移民局局長彼得先生，經他查閱我的護照，即說我的護照赴加仍然

有效，問我欲於何時啓程？我表示越快越好。他即問黃仲安君何時可有機位？蓋黃仲安君乃加拿大航空公司港區經理，亦開平在港之邑彥。黃君答覆最快則以五月二十八日那班客機，適有一位乘客退票，可購此機位，移民局長即行簽證，着我搭該機赴加。可是，那天已是五月廿六日，離開加拿大的移民局，已下午三時許，時間匆逼，連家人也無法辭行，祇以電話通知內子，難免發生誤會，但在此重要關頭，公私難以兼顧，只能公而忘私，毅然就道。誰料萬里去國，大陸旋即沉淪，內子衝出鐵幕，避難香江，夫婦闊別，垂十餘年，於民國五十二年始能接來美國，聚首金山。惟相見白頭，故園破碎，不禁悵然！

我第四次遠涉重洋，先到紐約，然後轉機赴加拿大的多倫多。六月初旬，到達目的地，即拜訪當地僑領及廣東國民大學駐加校董張子田、張星輝、劉祖佐、張昶沾等，接洽展開募捐。一週後，由加東中華總商會召開商董會議，討論接納募捐問題，議決須俟九月初旬始得發動募捐。因多倫多中華會館正發動募捐，故要會館的募捐結束，才准我們進行，令我拖延居留多倫多數月之久。幸族兄張昶沾經營世界旅店，招待我長期居停，除有應酬外，常在廣恆泰搭膳，旅費支銷較少。在此未發動工作期間，整月閒暇，乃探望親友；並遊覽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尼加科瀑布。這個橫跨美加兩國的大瀑布，壯麗雄偉，蔚爲奇觀。復遊安大略湖的千島，該湖莽莽浩瀚，橫無際涯，介於美國紐約州及加拿大安參由省之間。據稱湖中島嶼大小合計，數達一千，故以千島命

名。湖中各島，均為各國巨富所佔有，各島的建築物，其構造方式，各依其佔有者的祖國風景而設計，爭秀鬥麗，目不暇給。內有一島，名號炮台，面積頗大，任人遊覽，島主是德國的富豪，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發戰爭財的人。他花了很多錢，從德國買了一座舊堡壘，而是炮壘的，將它拆卸下來，把那些原有舊材料，運來建築該島，一切照原堡式樣，保存故鄉風光，故命名為炮台島。凡入堡遊覽，每客收入場券三元，以為該島的修葺及管理經費。可惜我為時間所限，雖曾登島，但未暢遊。湖裏的一千島，九百九十九個均為富人所佔有，只湖中一個小島，宛如小石山，屹立湖中，算為加拿大政府公有的物業。這島面積很小，全部不逾十丈，全島皆石，頂尖處有古樹一株，終年常綠，不畏風雪，亦一奇景。

大局遽變定居美國

我在多倫多閒居了數月，已由熱心人士認捐者將達萬元，繼續發展，定能大功告成。不料甫至十月，赤浪滔天，廣州失陷，但我仍照常工作，因我乃為廣東國民大學籌遷香港而募捐的。多城僑胞均已了解，我仍進行無阻。奈十月中旬，忽接吳校長在公的電報，告稱香港元朗丹桂村的校舍，給從英國調來香港的軍隊佔了，聘請關祖堯大律師向法院起訴，據理力爭，終於敗訴，因軍方引用政府公用徵收的條例，我們無法收回，而吳校長也被逼遷出了。我覆電在公，請其另找校舍，並希從速進行，因此間募捐，成績頗佳。至於丹桂村的校址，自英軍佔據後，幸業主明

理，認為此事非買主不買，也非賣主不賣，彼此均無違約，遂將所收之地價，全部退回，吳校長乃將之歸還張培漢校董，誠不幸中之大幸。

香港設校，事既不成，我便停止募捐。蓋對華僑，不能絲毫虛偽。此次募捐，認捐之數，接近萬元，但捐五百元以上者，均以國民大學在港設校，尚未成功，不肯交款，故收得的均為小量捐額。合計收得存在銀行的，僅為三千餘元，提了一千元匯給吳校長在公，以為結束樓岡的民大附中，作為員工的遣散費，餘下的二千餘元，放在加拿大銀行，必須由中華會館主席羅景耀與本人簽名，方能提款。

後來，偽廣東國民大學副校長陳汝棠，以偽校長的名義，四次用公函寄給我，勒令我要將捐得之款，匯回給他們，我斷然拒絕，他加我罪名，指我「假借人民名義」，欺騙華僑，把我提出門爭，沒收我置於廣州河南的房屋。但存於加拿大銀行的款項，究應如何處置？經由留多倫多的校董張子田、張星輝、劉祖佐等開會討論，決議將存放在加拿大銀行之款，匯回旅台廣東國民大學校友會。台灣民大校友會得此加金二千餘元，即為購置校友會會址，不敷之數，則由旅美及旅港校友捐助，今日台灣的校友會會所，美奧美命，雄立於自由祖國的台北，則我不辭奔波，赴加勸捐，亦算不虛此行了。

我在多倫多逗留半年，由民國三十八年六月至十二月的聖誕節，時值隆冬，大雪紛飛，全市白皚，馬路為白雪所封，一片白色世界。我的左臂為寒氣所侵，突不能高舉，遵醫生囑咐，要赴

溫暖地區治療，方易復原，爰決定前往美國西岸的洛杉磯。該處氣候溫和，且朋友眾多，人地都很適宜。乃以電報告知留洛杉磯的校友劉佛長，我要易地治療，於元旦飛抵洛杉磯。於是分別拜訪多倫多親友，向他們辭行，致謝他們對我的幫助。即於十二月底首途赴美，於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的元旦清晨，飛抵洛杉磯，校友劉佛長驅車前來機場接機，接我先到華埠早餐，然後偕我陪劉大使赴巴士敦那看玫瑰花會大巡遊。這一個嘉華年性質的盛會，五彩繽紛，載歌載舞的花車大巡行，使人大開眼界，直至下午五時，才返抵洛杉磯，即赴他為我預為佈置妥當的亞柏文定居。翌日，乃赴華埠訪族叔張喜沾及其他親友，他鄉遇故知，亦人生一大快事。

不久，左臂已告痊癒，但橫在面前的問題，究竟是居美乎？抑返港乎？高日時艱，山河變色，我雖於討袁以後，從未置身於政治舞台，但身為國民黨黨員，一生盡瘁於教育，澹泊自守，只求盡人生義務，為國育才。惟黨國待我也殊不薄，扶助我創辦的大學，要我主持大學的黨團，我在垂老之年，應該在天地間留點正氣，作學生們一點榜樣，遼東皂帽，我豈敢自云效法管寧？但義不帝秦，我應該仿朱舜水羈跡海外。香港與大陸毗連，中共氣焰方張，香港常受威脅，乃決定卜居美國，於是友好替我辦理居留手續。居留問題，很快解決了；惟情牽兩地，家人的安全，無時不在掛慮中。廣州失陷之初，消息混亂，家書杳然。杜甫的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值萬金」，「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」等句，都可為我當時的



本文作者所主持之廣東國民大學，台北校友會會所落成典禮，本文作者親赴台北參加，圖為張香譜先生(中)與在台校董校友合影。

寫照。幸而在多倫多時，接到內子及建勳逃港的消息，但語焉不詳，依然就心，及到洛杉磯之後，始獲詳細家書，知內子在勳兒及七女吳超擢婿伴同奔港。勳兒旋即赴台，出任台灣大學教授，內子則與吳婿七女居於九龍。旋復知五弟遠峰亦攜同子女，早已抵達香港，馮甥耀祥全家也逃居九龍，則比杜甫的「有弟皆分散，無家問死生」，較勝一籌。

美洲中華中學校長

我在洛杉磯定居之後，不久，校友朱文袞來邀我擔任中華學校中學部的中國歷史課程。蓋朱文袞君乃中華學校校長。我任課不多，每月領車馬費美金三十元，仍不足以維持生活，但我在此地，門人故舊很多，個人生活，殊毋顧慮，雅不願友儕多為我操心。後來，中華會館及國民黨部有幾位僑領欲習國語，設立一班國語班，請我教國語，每週逢二、四、六下午四時至六時，也在中華學校上課，雖是義務職，但可藉此消遣無聊的時光，使生活更有意義。是年八月，三藩市的肇慶總會館改選。這一年一任的主席，輪到我們張姓擔任，洛杉磯的昆仲，推我出任斯職，每月僅領車馬費五十元，也無法維持生活。適三藩市美洲中華中學登廣告徵聘校長及教員，我去函應徵，各方面知我是畢生致力教育，人選最為適當，承各僑領的愛護，推我充任該校校長，連任十六年，海外絃歌，春風桃李，避秦劫火，仍造育人材，弘衍中華文化，使我盡了餘年微力，雖盤餐苜蓿，亦顧而樂之。

我在美洲中華中學任職十六年，備嘗艱辛。

因該校全無基金，校中經費全賴學費收入及僑界捐助，每名學生月收學費二元，我接任時，僅有學生二百六十名，學費收入每月共計五百二十元，而學生則分為十二班，每班教員一名，共聘教員十二位，另有職員二人，一司收費及聽電話，一司庶務。校長與職員月薪一百元，教員月薪九十元，祇薪金一項，月支一千三百八十元，其他雜支如水電文具之費，亦需四百元之數。故每年進支比對，不敷之數將達萬元。幸暑假三個月，教職員不支薪，然亦不敷八九千元之鉅，故一年一度必向僑界募捐。若三藩市募捐不足，則求助於鄰近各埠，如沙加緬度(二埠)、士作頓、洛杉磯等。某年，曾與李揚聖主席，更須赴裴匿及祖荀兩埠，始能募足不敷之數。每年均要如此，其困難可想而知了。且校舍校具均屬陳舊，未符現代設備；操場破廢，不堪使用。千頭萬緒，百廢待興，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祇能埋頭苦幹而已。幸賴校董會領導有方，各種困難，逐步解決。

一年，由黃北壽先生任校董會主席，他提議發動募捐，修理校舍及操場，並大力發動，承各僑領熱心教育，踴躍捐助，捐得三四萬元。乃修葺校舍，重建操場，添置校具，使全校面目，為之一新。且教師通力合作，學生人數，漸次激增，由二百六十名增至七百餘名，由十二班變為二十一班，人數為各校之冠。迄後，又舉行選舉華埠皇后，籌集三、四萬元，連同救國會剩餘之款，湊集九萬餘元，購置三藩市企李街的二藩旅館，每月可收租六百餘元，以之維持勝利堂及中華中學經費，於是經費問題，終告解決。(未完待續)